

萧宇航 陈京硕 著

烽火扬州路



烽火扬州路

萧宇航 陈京硕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2·海口

琼新登字01号

烽火扬州路

作 者 萧宇航 陈京硕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谢 叶

装帧设计 王东男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 印张 200 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570—541—0/I·172

定价：5.40元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

——〔南宋〕辛弃疾《鹧鸪天》

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夏日的一个晌午。炎炎烈日，将黄土地晒得像一张一望无际的大网；滚滚尘埃，随着“得得”的蹄声沿着蜿蜒的驿道飞卷而来。一股身着戎装的金兵马队，押着四个被反剪双手、绑缚在上面的大汉，正疾驰在淄州通往济南府的驿道上。

马队中，一名汉人装束的武将撩起袍襟，擦了擦滚动在额头的汗珠，对并辔而行的金将说：“巴图鲁大人，此时日焰正盛，我们是否先到前面的庄院歇息片刻，待明早凉爽时再行？”

被称为巴图鲁的金将用手捋了捋黑灰相间的虬髯，看了看马上疲惫不堪的金兵，沉吟片刻问道：“那是谁的庄院？庄主稳妥吗？”

“回大人，那庄院名叫四风闸，老庄主是咱大金开封府故府尹辛赞。辛赞不久前病死任上，庄院现在由他的孙公子主事。辛家倍受大金厚恩，由一降官而位至府尊，谅来绝不会出岔子。”

“嗯。”金将扭头望了一眼绑在马上四条大汉，叱道：“直娘贼！凭地光景还瞪着双鸟眼，若不是县尉说留

着你等几个有用场，老爷我不把你等碎尸八段也显不出我的手段。”金将转过脸来，对那汉人装束的武将吩咐说：

“县尉，进庄后你将牛筋索扣再往紧处勒勒，看看这些刁民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是！是！”县尉不住地点头，满是横肉的脸上堆满了谄笑：“若非巴图鲁大人武功绝伦，这些刁民岂能就擒？眼见这些刁民就要反上山了，谁料想遇到大人赶来，正是命中该着的事。”县尉看了看金将的脸色，小心地说道：“大人离开上京有些日子了，一路上鞍马劳累，也够辛苦的了。待进庄后，卑职为大人寻几个粉头如何？”

金将放马信步前行，不知是没有听清县尉的话，还是有悻于县尉的直言。县尉见金将不曾理睬自己，忙凑上前去讨好地说：“大人莫非嫌四风闸愚僻不及上京？不是卑职夸口，莫看四风闸不大，在河东西路十一州六十三县中四风闸的姐儿可说是韵姿盖世，要不人们咋把它称做‘小凤巢’呢？”

“哈，哈，哈，哈——”金将用鞭杆敲着县尉的肩膀笑道：“你一介武夫，竟也有品花赏柳的雅兴。好罢，进庄后，你替我寻上几个姐来。果真如你说那样，我到济南府后，自会在府尹面前替你关照。你们济南府尹的这个官儿，正是我家王爷抬举他的。你把老爷我伺候妥帖了，我向王爷求个情，让那府尹提拔你当个提辖官，不强似这县尉的勾当？”

受宠若惊的县尉眼珠淹没到了上下眼皮眯成的缝中，他颤声道谢：“多谢大人栽培，全仗大人栽培，卑职当尽力效力，伺候好您老人家。”

金将手提马缰，向无精打采的金兵喊道：“紧行几步，到前面庄院后，本将爷自有甜头扔给你们。想要甜头的赶紧前行吧！”“噢——！”金兵们一声发喊，向着四风闸催马赶去。

片刻间，马队冲到庄前，只见庄门紧闭，门楣上悬着一块丈余长的大匾，上面刻着“四风闸”三个道劲的草字。

县尉拍马上前，以鞭击门，大声喊道：“快快开门！快快开门！”

“吱儿——”门响处走出一位年方三旬的儒生来。这人头扎万字巾，身着直缝开衫，白净的面皮上荡着三绺美须，一副灵气逼人的样子。儒生走到县尉马前，施礼问道：“大人擂响庄门，不知有何晓谕？”

县尉瞪着眼珠，本想喝斥来人怠慢了上差老爷，但见来人飘逸如仙的样子，不由客气了几分。他挂起马鞭，拱拱手道：“我是历城县尉，伺候咱大金完颜王爷帐下巴图鲁阿里大人由淄州公干回府，路经四风闸，见天气炎热，阿里大人要在你庄中歇息。阿里大人是王府中显贵人物，被当今皇上亲封‘巴图鲁’，肯到你们小小的四风闸来，这可是天大的殊荣啊。嗯——足下莫非就是辛庄主吗？”县尉滔滔不绝吹捧着金将阿里，阿里尚未如何，县尉倒把自己吹昏了。在他眼中，那提辖的差事现在就已十拿九稳了，故此讲起话来，口气也就不由自主地硬了起来。

儒生的眼中闪过一丝鄙夷的目光，随后答道：“大人的眼光把小可看高了。小可岂敢以庄主之名招摇呢？在下姓范，承蒙辛老庄主与少庄主看重，现为辛府主管。大人既欲寻家主人，且请入庄叙谈。”

范主管向众庄客招招手，早有人迎上前来，接过众军手中的缰绳，将马牵向马厩。

金兵推搡着被剪手捆绑的大汉向阿里问道：“巴图鲁，这几个咋处置？”

“奶奶个熊！把他们扔到马房里，明天到府后就让他们升天！”阿里边说边走边欣赏着辛府的花园。

树荫下，花丛中，飞舞着一只只欢唱的蜜蜂。假山石上，清澈的泉水汨汨流出，沿着山石之势，飞落到山石四周的蓄水池中。红、黑、白各色鱼儿在片片浮萍下游来游去，真是一派惬意景色。

由燥热而至清凉，阿里的怒气不由消了几成。在范主管的带领下，阿里走进宅院，进了大厅。丫鬟端上水果茶点，范主管招呼阿里一行就座后，自己也在靠边厢的一张椅子上落了座。

刚才，县尉在庄院门口被范主管冷言刺了几下，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迟迟发泄不出。现在见范主管也大模大样地端起茶水，不由怒道：“范主管，请问这就是你们对上差的态度？阿里大人赏你们面子，你们庄主怎还不来相见呢？莫非还要大人丢先拜他不成？”

范主管微微一笑道：“县尉大人暂且息雷霆之怒。莫说是王爷帐下巴图鲁大人亲临敝庄，就是你县尉大人来了，我等也不敢怠慢。敝主人朝起赴灵岩寺进香，眼下还未回庄，这怎能说是对上差不恭呢？大人有什么吩咐，尽管向小可说来。敝主人不在，小可还可操持。”

“哦——”县尉偷看了一眼阿里的脸色，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淫笑。他走过去对范主管低语了一阵，只见范

主管先是一愣，继之慢慢露出了一丝笑容。

“来呀！”随着范主管的喊声，一名庄客走了出来，躬身听候吩咐。

“去把枣红马牵来，我去请主人回庄，你们在家好生伺候大人。”

不一会儿，一匹备好马鞍的枣红马被庄客牵到大厅门前。范主管接过马绳，向阿里和县尉拱手告罪后，纵身一跃上了马背，随着鞭子一挥，枣红马四蹄翻盏奔出了庄门。

泰山西北麓的青山脚下，屹立着一座古塔。参天的古柏掩映着一带褚墙，晚风送来钟磬和檐铃的清音。一块巨大的石碑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御书阁”三个篆字，入石三分地铭刻在石碑中央。金色的斜阳从苍翠的古柏间穿过，轻风摇着绿叶，把缕缕光束变幻成了金色的光环。这些光环套映在石碑上，使这唐太宗李世民亲笔题写的御碑更显典雅穆正之势。

这里就是四海闻名的佛学胜地——灵岩寺。

这莫基于晋代，兴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公元479年）的灵岩寺与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湖北江陵的玉泉寺、南京石头山的栖霞寺，并称为“寺院四绝”。从两晋南北朝始，这洁净的佛土也历经战火，屡见内乱，几为焚毁。隋文帝扫平六合、宇内清一后，为还愿，钦点名匠在方山顶上、摩顶松旁，用天然浑成的巨岩，刻下了石衾和巨大的佛像。唐贞观年间，高僧惠宗恭奉太宗亲笔篆法的“御书阁”石碑移置灵岩，更使这兴建最早的寺院冠盖“四绝”之首，名扬四海。因此香客不断，香火常燃。尤其是寺

院内遍置的晋唐诗刻，更是稀世之珍，招来无数文人骚客。后人赋诗赞道：“四绝之中处最先，山围宫殿锁云烟。”

遍体汗淋的枣红马飞奔到塔前，冲着寺院山门长嘶起来。山门开处，一位身披杏黄袈裟的和尚迎了出来，见范主管勒马欲下，急忙降阶迎上前施礼道：“阿弥陀佛！骏马如洗，主管辛苦了。”

范主管常随庄主来寺，与寺内众僧混得很熟，见寺内二代弟子、现为知客僧的仁清和尚来迎，急忙施礼说：“我家公子在寺否？小可此来，有急事请他回庄，有劳仁清师父前去禀报一声。”

仁清和尚一听，连忙摇手说：“贵庄主与敝寺方丈在摩顶松下印证武功，此时正在酣斗间，最忌惊扰。贫僧岂敢去寻方丈责怪？主管是敝寺施主，方丈谅不会见怪，还是请主管自去为好，贫僧为主管引路就是了。”

仁清接过马缰，把马拴在寺院旁的拴马桩上，引着范主管绕过“大灵岩寺”寺碑，穿过面对群峰、依山而起的千禧殿，走进一座宽敞的院落，这里正是保护寺院的武僧们练功的地方。只见院子的四周的兵器架上，插满了刀、枪、剑、戟、棍、棒、斧、钺一应兵器。一阵铿锵锵锵的兵器撞击声，挟着呼呼的风声，由院后传来。

范主管寻声望去，只见摩顶松下有两个人正在腾挪相斗。

一个年约二十的年轻人，头扎杏黄巾，身着黑色紧身衣，靠，手执一把寒光凛凛的长剑，正与一位胖大和尚酣斗。那胖大和尚两手各握一把寒光似雪的戒刀，双手盘旋，纵劈横砍，将个大胖身躯，罩映在刀剑的寒光之中。这胖大

和尚，正是灵岩寺的方丈义端；那年约二旬的青年，正是四风闸庄主辛弃疾。

这辛公子身世说来也颇乘蹇：七岁上，父母接踵双双亡去。祖父辛赞见爱子先已而去，真是痛不欲生。恰巧辛弃疾年幼多病，辛赞唯恐爱孙再夭折，就把孙儿的原字“坦夫”改作了“幼安”，同时倾囊延医，隔三差五地为孙儿把脉开药，好不容易把辛弃疾抚养长大，出落成一个体魄健伟的青年。辛赞望孙成龙，不惜用重金聘了位有名望的塾师为孙儿教授。那塾师名叫刘瞻，字岳老，极善辞赋，是远近有名的儒师。无奈时运不济，数试不第，刘瞻空有满腹经纶而无绕朝之鞭，灰心之余，暗暗立下誓愿，教出几个弟子，将来金榜题名耀及业师，也好出了胸中的一口闷气。经他悉心授教，加上辛弃疾天资聪睿，在诗词上果然颇有长进，束冠时就与同窗好友党怀英学名远播。千里方圆，人人都知道本地出了两名才子，更有求词索字者代为传播，一时世人皆称“辛党”。

小小年龄就能出名，况且是同一塾师的两名童生齐名，刘瞻十分得意，把两人看成了未来鸿儒。他常常不无得意地向人夸道：“我这两个学生，都是天性聪伶，前程不可限量，日后定有一番作为。幼安更是出将拜相之材，其日后功名，恐怕不在留侯之下矣！”

但刘瞻万万没想到，自己倚为扬眉吐气的高足，竟然淡莫功名，却常爱舞刀弄剑，把个刘瞻着急得团团转。原来，辛弃疾年少随祖父赴任在外时，正值抗金劲旅“八字军”与入主中原的女真军鏖战。“八字军”为雪靖康之耻，立誓驱逐女真鞑子，恢复大宋一统江山，与女真展开

了浴血激战。由于金兵势大，“八字军”为金兵所败。金兵将官把“八字军”首领的头颅砍下，挂在各处，来儆戒中原汉人的反抗。谁知适得其反，金人的残酷镇压不仅没有吓住中原汉人，反而使抗金浪潮此起彼伏。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的金人屯田军，被抗金忠义人马杀得不敢离开驻地。义军的斗争，拨动了辛弃疾的心弦。在他心中，深深地刻下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的八字军誓言。有一次，辛弃疾读《汉书·班超传》时，被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所感动，当即挥笔，写下了“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条幅，悬置卧室墙上以为自勉。刘瞻见状，找到辛赞禀说：“东翁，承蒙东翁不弃，延我到府上开馆，有些话我是如鲠在喉不说不快了。孙公子天资慧质，实为万不及一之人材。如深造下去，其功名怕不在留侯武侯之下。而今公子整日摆弄枪棒，恐荒嬉了学业。我这为师者说了许多，无奈公子总是敷衍，我只有请东翁过问此事了。”

辛弃疾习武如癖，辛赞虽然十分清楚，但塾师郑重相谏，倒不好拂了先生面子。因此吩咐家丁将辛弃疾唤来，当面戒飭几句，也好给先生一个面子。谁知辛弃疾来后，对塾师之言大不以为然，搬出班超典故为据，坚持习武谈兵。

刘瞻劝道：“公子之言差矣，昔者班仲升（班超字）征服西域，需用武而非用文，故班仲升才投笔从戎。今者无西域可征，习武不如攻经。魏文帝说得好：‘盖文章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业。’公子且莫自误前程。”

辛弃疾沉吟片刻，望着辛赞对刘瞻说：“先生教诲的是，但弟子自思方今天下之乱，实不亚于南北朝时。金人

肆虐，横行无忌，弟子习武，日下既可自保，日后也可派上用场。弟子之意，文武并举，不可偏弃。还请先生恩准。”

辛赞斥道：“幼安！先生教诲，劝你莫要荒废学业，你少谈些国事！”

刘瞻接道：“东翁之言极是。想东翁位尊大金四品黄堂，岂可与那些垄亩瓦肆之徒相提。若说习武为了自保对付大金，那就更错了。公子且莫忘了府中的所有，不尽都是令祖为官之得吗？”

听着刘瞻的“教诲”，辛弃疾胸中如同乱云翻卷。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平日敬重的先生，竟然为了自己的功名甘愿做金人的顺奴，不由气哼哼地说道：“先生难道不知金人自入中原，常以敲棒击人脑而毙杀了多少中原百姓？如按先生所云，大家不习武，但由金人逞凶，岂不应了‘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的伶人之语吗？况且我们俱为大宋子民，岂可久事金人而不自谴。我意已决，如不让我习武，我就永远不求功名！”

刘瞻一者自知自己方才言语不慎，在辛家祖孙眼中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东西；二者还是寄希望于这二名得意弟子日后高中，也好不辜负自己生尊师荣的一番苦心，因此也就不再坚持反对辛弃疾习武了。此后虽经刘瞻多次催促，辛弃疾总算与党怀英两人结伴去燕京赴试，但使刘瞻伤心的是，两名得意弟子竟无一名录中。刘瞻十分懊丧，唏嘘不止，终于辞馆走了。

辛弃疾两次赴燕京，沿途目睹了百姓倍受金人欺凌的情景，心中原有的民族仇恨更炽烈了。回到开封，就向祖父提出要外出寻师学武。辛赞对孙子的志向心中十分赞

成，但无论如何也不放孙子去四海飘零。他辗转托人，聘请了一位流落江湖的武术教头入府为师，专门传授孙儿武功。几年下来，辛弃疾果然习得弓马娴熟。尤其是一把长剑，舞动起来，真如巨鸟摩云，玉龙出洞，一丈开外，也觉寒气逼人。辛赞看见了心中十分欢喜，想到孙儿平日素恶金人，碰见女真子弟与汉人子弟相搏就要出手相击。如有仗势欺人的女真子弟被他看见了，非要狠狠教训对方不可。为此，辛赞屡次遭到上司的申饬。辛赞想：自己为官，本有许多苦衷，幼安年少不能尽晓。若长此以下去，难免招来杀身之祸，不如让他回乡。一者免去很多事非，二来庄院也需要人主事，于是就请武术教头刘汉老爹保护辛弃疾回到了四风闸。后来辛赞病故在开封任上。辛弃疾承继四风闸家业后，更是无拘无束，索性招来一些年轻庄客整日练习拳脚兵器。无奈庄客们身手凡凡，不堪与对。他干脆四处托人，遇有江湖义士，定要邀来庄里住上几日切磋武艺。听说灵岩寺方丈义端功出少林，辛弃疾隔三差五就要去拜访，送上香火钱后就缠着义端非要拆上几招。义端知他是济南府一带有名的大户公子，深恐比试起来失手伤及他，因此总不答允。这天，辛弃疾一早就来到寺院，见义端正指点众武僧练功，就非要与义端比试。义端实在推拖不过了，只好应承，定下等做完功课后在摩顶松下比试兵器。

做完功课，义端与辛弃疾在众僧伴同下来到摩顶松。义端思忖：风闻这辛公子有身好功夫，究竟如何，自己尚不知根底，出手时还要留心莫伤了他。大户家的公子哥儿，吃饱了饭闲得没事干，学了几招猫狗爬就以为自己有了武功，不知天高地厚。今天比试，虽说万万不能伤他，

但也要给他些教训，免得他不知天高地厚，今后还要缠着自己。想到此，义端从小和尚手中接过戒刀，双刀一立，摆好了“辕门双戟”的门户，对辛弃疾说：“公子，请进招吧。”

辛弃疾看了看义端那漠不经心的样子，心中就明白了义端心中的想法，他道了声：“得罪了！”寒光一闪，长剑就出了鞘，接着振臂一掠，整个身子随着这一掠之势腾空而起，像巨鸟摩云般地向义端逼了过去。行将接近义端之时，辛弃疾掠空而降，长剑一抖，一招“折戟沉沙”向着义端直刺过去。

义端嘻嘻一笑，双手一错，“辕门双戟”变成了“犀牛望天”，左手戒刀横在胸前守住门户，右手戒刀向着辛弃疾的双足砍去。

辛弃疾的剑到中途，见义端变招攻己之双腿，剑锋突地一横，以一招“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招式，荡开义端的“犀牛望天”，反过来一招“春潮带雨夜来急”，剑锋倏地向义端拦腰疾剪过去。这一气呵成的招数，是辛弃疾把古诗句与剑诀糅在一起自创的剑路。使用起来，情境交融，心手如一。辛弃疾看到义端过于轻视自己，欲用这几步剑法投石问路，观察义端以何招破己剑势。因此上虽说是出手迅猛，扶风裹云，然而却是胸中有数，点到而止，绝不致伤了义端。

饶是如此，义端也不由被这威猛飘逸兼济的剑招迫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先前那轻视之情随着这口凉气早跑到爪哇国里去了。

眼看剑花朵朵向着义端逼压过来，不容义端分刀相迎，就在长剑距义端近至分毫之际，只见义端突兀一招

“一鹤冲天”，拔地而起。在空中施展出“日月相辉”，两把戒刀磕分之间，将辛弃疾所使的“春潮带雨夜来急”剑锋轻轻荡开后，右刀顺着荡剑余势，直指辛弃疾手腕；左刀则陡立向上，突一变向，横刀向辛弃疾左肋砍来。这正是义端刀法中的精华，用的是“围魏救赵”之策。

辛弃疾一见，暗叫一声“好招！”他知道自己若撒剑回救，那么义端就必然会由“围魏救赵”招中分生出“围点打援”之招，那时自己再要变招就来不及了，只有弃剑认输之路了。辛弃疾不愧得到名家亲传，遇险之时，毫不惊慌，就在义端戒刀将近自己肋前仅寸许时，整个身子向右后侧一拧，堪堪让过义端刀锋。同时把长剑黏着戒刀，剑尖往上一挑，一招“白浪滔天”，剑影如卷起千层浪，把义端又罩进了剑影中。

义端做梦也未料到辛弃疾居然能躲过自己镇寺刀法，不由露出惊奇之状。眼看就要落败了，义端一咬牙，使出了少林寺的绝顶轻功“一苇渡江”。他看准辛弃疾的剑路，在剑影空隙中突然把右手戒刀抛出，同时身形一纵，右足点刀，手腕一翻，轻轻将下坠的戒刀操在手中，霍地一个“巨鹭攫狼”，跳到了辛弃疾身后，两把戒刀倏地使出“长河落日圆”招法，反把辛弃疾罩进了刀光之中。

这几招刀法剑法的交替变化，把围观的众僧惊得目瞪口呆，看到此时，方如梦中醒来，一个个拍起手来，喝彩不断。

义端占了上风，侧身一闪，仍旧摆了“辕门双戟”之势，护在自己胸前，笑嘻嘻地说：“辛公子功夫之深，的确出了贫僧意料。且请公子歇剑，贵府总管来了。”

辛弃疾与义端斗了数十回合，慢慢地已处在劣势之中。

义端突然撒刀喊停，辛弃疾心想：“这和尚真是了得，我使出浑身解数尚且占不了他半点便宜。眼看我就要落败了，这和尚却突然以平手叫停，分明是恐我难堪。更难得是这和尚身虽鏖斗，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此一点，自己就远远不能相比，看来日后还要多来讨教。”

义端将戒刀交给小和尚后走到辛弃疾面前稽首笑道：“公子请下崖吧，贵府主管怕是被公子方才的绝技吓住了。”

辛弃疾向崖下望去，只见范主管挤身在群僧中间，两眼发滞，额上布满了密密的汗珠，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辛弃疾吃了一惊，纵身跳下崖来，问道：“范兄，莫非庄上出事了？”

范主管方才见义端把辛公子罩在刀光之中，唯恐公子不测，一急之下，两眼就发起了呆，对辛弃疾的问话好像根本没有反应。仁清和尚扯了扯他的衣袖，范主管才醒悟过来，忙向前禀告：“回公子话，历城县尉陪同金国什么王爷帐下的勇士阿里，带领一队金兵来到庄上，县尉让请公子速速回庄去见阿里巴图鲁。”

辛弃疾皱了皱眉头，冲着范主管说：“范兄这就差了，你从开封到四风闸，可说看着我长大的，怎不知我不与官府来往呢？管他什么阿里善里的，你就说我不在，打发他们走了了事，免得我见了他们心烦。为这事跑来找我，你也太有闲工夫了。”

辛弃疾对这范主管一向很是敬重，此时情急之下说出些硬言语来，见范主管很是尴尬，心中不免感到一阵内疚：是啊，自从祖父让自己回到四风闸后，范主管一直就是以长兄和家人的双重身份来照应自己，庄中一应大小事务，均由

范主管亲手处理。尤其是祖父谢世后，范主管更是像长兄一样地关照自己。现在用这样的言语训斥他，也太让他难堪了。于是放松绷紧的脸，和颜问道：“县尉与金兵突来庄上，究竟有什么事？”

“听县尉说，他们在李家庄征粮，遭到村民反抗，以至发生了械斗。金兵们全部被围在了庄中，混乱中，有几名金兵被村民们打死。就在金兵不支，眼看就要全队被歼之时，突然从庄外杀进了一员金将。这金将武艺超群，没几个照面，就击退了众庄民，生擒了四名为首的，准备押回济南，让府尹定罪问斩。县尉十分神气地说那名金将是金主完颜亮侄儿完颜王爷帐下的一名巴图鲁，由淄州赴济南途中相遇。因天气燥热，要在咱庄上歇息片刻，不知为什么缘故，那县尉又说要住上一晚，并让公子速回。”

辛弃疾把长剑狠狠地插入了剑鞘，刚要说什么，又突然停了下来，沉吟了一会儿，对候在一旁的义端说：“庄上有这生厌之事，在下不得不回了，日后再来向法师讨教吧。”

辛弃疾与范主管赶回四风闸时已到了掌灯时分。庄客闻听马蹄声，急忙迎上接过缰绳。

大厅里，并排放置着八张八仙桌，金兵们围着桌子相互吼叫着划拳酗酒。辛弃疾进入内厅，见一虬髯金将正与一名汉人装束的军官坐在上方，忙向前去招呼说：“列位赐光小庄，小可有失远迎，尚请上差大人不要见怪。”

“哦——，你就是辛公子吗？”县尉喷着酒气，趑趄趑趄地走了过来，大拇指向上翘了翘说道：“大金皇帝即将御驾亲征，旨令催缴粮草。我们去征粮时，那些该死的